

# 紫藤花开书画雅集展开幕



坎上人 作

四月十一日上午，“紫藤花开——庚子之春书画雅集”展览隆重开幕，安康文化界四十余人云集“紫藤楼”，共同见证这一盛事。

主办方李增保先生是安康文化界一位名人，著有《人生一瞬》《书法家刘阳光》《城南翁记》《六院日记》，编著有《刘阳光书法作品集》《陈少默艺术丛谈》《三颂堂题跋辑注》《刘阳光论书法》等多部作品，现为刘阳光书法艺术馆、陈少默纪念馆名誉馆长，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望贤书学会名誉理事。盖因所居老宅有百年老藤一株，其枝繁茂，春花如云，遂以老藤为号，室曰“紫藤楼”。

开幕式由文艺评论家、诗人潘鸿宾先生主持。他首先介绍了“紫藤花开——庚子之春书画雅集”展览从动议至开幕的过程，畅想此事对安康书画界的影响和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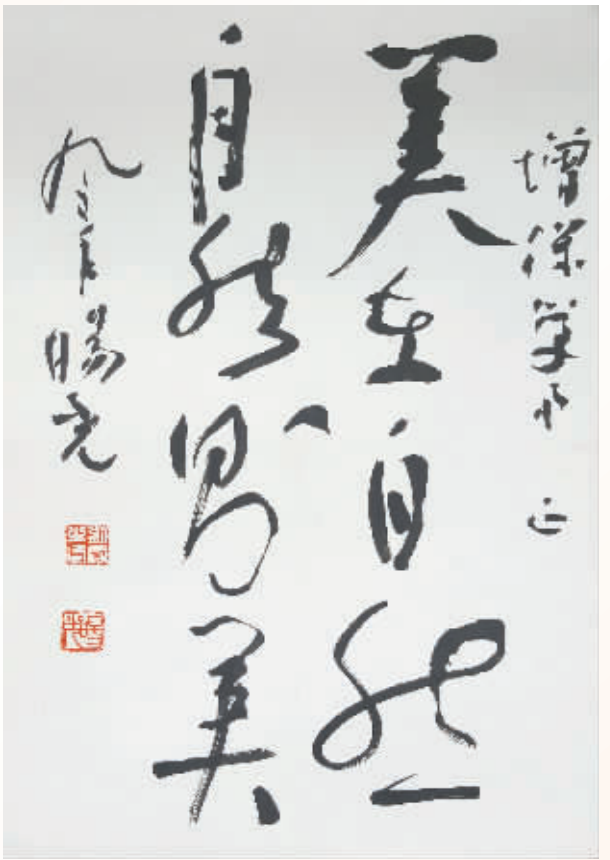
安康文化界宿儒、文艺评论家田尔思先生、市美协副主席、汉滨区美协主席中小荣先生、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波先生，刘阳光艺术馆馆长、画家何涛先生、陈少默纪念馆馆长杨行玉先生等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可谓高朋满座，群贤毕至，雅室生辉。

整栋紫藤楼，从一楼至五楼，依楼梯道两侧，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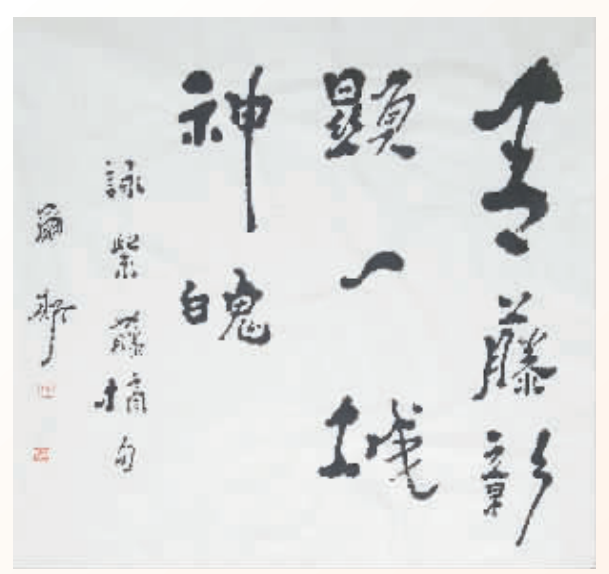
挂布置由四十二位书画家提供的八十余幅作品，供大家参观。进入楼道，但见书画间隔，错落有致，作品摆放不以作者职位高低而论，不论资排辈，哪里合适就摆放在哪。置身其中，但觉墨韵迎人花香扑鼻，使人心宁神静。

“紫藤花开——庚子之春书画雅集”展览以花为媒，邀请群贤到此畅叙幽情。这种形式是安康文化界的首次，必将促进安康文化事业发展，对安康书画创作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，定将传为美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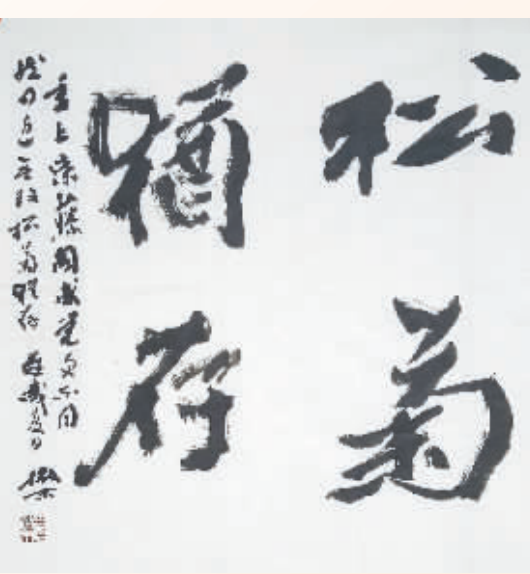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 凌子越 通讯员 鄂一凡



刘阳光 作



田尔思 作



潘鸿宾 作



于元波 作



靳康 作



申小荣 作

## 紫藤上的艺巢

潘鸿宾

是紫藤花开成就了赏花的风雅，还是骚人墨客的诗情画意，成就了紫藤楼的花事？反正不知从何时起，一年一度有了这样一个看花之约，从仲春到晚春，安康城内外的文化人多了个踏青的选项。从此，紫藤楼与艺术这两个“巴掌”，轻轻拍出了响声。

正当我欲作深入探究之时，一些人多年来自然而然共同的选择，在今年造成了一个结果，即《紫藤花开——庚子之春书画雅集》。从表面而言，这个结果似乎是将“看”的内容，在紫藤楼之外增添了书与画而已。但我却要指认，这是一个紫藤上结成的艺术的巢穴，是人的自觉与艺术的自觉的双重样态，由此，紫藤楼具有了艺术符号的意义。

当下书画界尽管乱象丛生，但我以为，其致命伤却是忽视了文化意义上的植根。中国书画不在逆向的追求中，去考虑顺向的延展，所谓创新与个性，都只不过是外在“视觉效果”要求下的“花招”罢了，纵然使尽浑身解数，也是无效劳动。而在紫藤上筑巢，则是一些中老年艺术家历经沧桑后的蓦然回首，注定了先有人的走近，人格的认同，才有了艺术的生成，“意在笔先”，在“情本体”的支持下，得于心而应诸手。

每一次创作其实都是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，但要明白一点，中国书画与西方艺术“炼金术”式的时空熔铸不一样，它是时间维上生命与艺术的同步展开，而书与画又都是通过“写”来实现的。不妨对此加以想象。书画家们如一只只春回的燕子，把各自一笔一“写”出的点线，衔来紫藤楼作筑巢……

“紫藤楼”位于安康城西张坎，大约从2000年起，一架紫藤出蔓，在岁月的推移中从一楼堂前一直爬到了四楼屋顶。紫藤楼一直“谈笑有鸿儒，来往无白丁”，不知不觉借一春一度的紫藤花季，把一场赏花聚会演成了安康地方一个小小的文化节。其实紫藤本身何曾有所谓文化，文化的核心是人，紫藤是寄托了文化意义的一个符号。要之赋予其人文精神，须有精神培植的担荷之人。

紫藤楼主人李增保之李氏一门世居于斯，紫藤的生长陪伴他的著述，至今他编与著已出书七本，包括为已故两位大书家陈少默、刘阳光作的传记。“紫藤楼”的座上客，多是老和半老的先生，如李成海、赵熊、田尔思、马正达、微末、张英群、郑颖等，我由此想说，李增保的学问集中于两个字：“啃”老。当代社会已陷入无休止的功利追逐，他却跟风，有持守。他的“啃”老，其实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，是要永葆一种中国文化的诗书传统。这种文化态度也使他稳居“紫藤楼”不移，拒绝现代化小区的诱惑，人楼合一，成为了一种精神守望。

云南秀山有一副楹联：  
地与文章真气势  
天子旌旗混英雄  
秀山海拔不过二百米，却地灵人杰。照金州方言说，紫藤楼“势子”也不算老，其今日之气势全凭接通了文脉。而在华而不实的时风之下，其朴而尚简，我以为可以形成自己小众的文化“气候”。真正的书画艺术，本就抵制大众化，属于“无限的少数人”（希尼语）。至此，有心者的读者大概可以解开本文开头的疑惑了吧。

伍子文俊来电话，说他在紫阳县焕古镇大连村任第一书记，希望我去拍一些茶山照片，要做宣传用。我有点为难，不是没有时间，也不是怀疑自己的技术，而是焕古镇茶园都在陡峭的山坡上，东一片，西一坨，即不连片成行，也不平整成型，直白些说——长相很丑，缺少茶园的视觉美感。这是我摄影多年总结的，有种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。

在安康，喝茶要喝煨古茶，家喻户晓，煨古茶口味纯，香气浓。拍茶园照片却没有人到焕古，安康诸多的茶园大片中，我至今没有见到焕古的。

时值清明，正是采茶好季节。我约上了几个好友，前往焕古镇大连村。既是春游踏青，也是看望伍子文俊，顺便拍几张茶山照片。

大连村就在古镇旁边，一个很难找到平坦土地的地方，我们到达大连村时停车都得挤到悬崖边。说好听些是依山傍水，山清水秀，说难听些，望眼江汉往下走，山上尽是硬石头，三日太阳土地裂，一场大雨泥石流，山大沟深，自然环境很差。能够极目所望的除了树木和裸露的山体，再就是茶园了。

我试图将茶山与汉水融入镜头里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好的视角，即便使用无人机进行航拍，照片中茶园总是秃秃斑斑，山大坡陡，被林深树莽的环境所淹没。

文俊见我满脸愁云，提出带我们去肖家沟看看。

肖家沟被两匹大山紧紧锁着，道路狭窄，车辆基本上是在陡峭的之字路上旋转。通过一段沟谷，群山渐渐让开一条稍稍宽敞的空间，让人眼前一亮：几面陡坡上都种满茶树，茶园连綿，或一片片、或一带带、或一丛丛。层层绿带环绕，袅袅炊烟相闻。

茗安茶楼坐落茶山中间，一座休闲带加工的洋房。站在二楼玻璃平台上，就像置身于锅底，满目翠色涌入，缕缕青草芬芳，呼吸的都是山野气息。



## 焕古有个大连村

王晓群

坐在露台上，周围一切和谐静谧，好难得的闲情雅趣呀！

文俊先把桌子收拾整整齐齐，每人面前放一只透明的玻璃杯，杯中嫩叶片片。再高抬水壶倒茶，茶叶如利索窜动的小鱼。过了片刻，缕缕清香绕口杯，茶叶在杯里上下浮沉。如飘浮云雾，朦胧而迷离，栗香气味弥漫。一路赶路，疲惫顿觉消失，心里也有了清晰明快的感觉。

反复欣赏，茶水呈现诱人的碧绿，晶莹剔透。叶片半卷半舒，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状态，翠绿颜色，仿佛刚从山上采摘，有着含苞待放的豆蔻少女温润，令人怜爱。吹去热气，试探着喝一口，并不急于下咽，用舌头细细品尝。开始感觉清香，继而是浓香。然后闭目静心，再咽至喉咙，竟感略微发甜。茶香在唇齿间徘徊，久久不散。腹内涌出一股暖意，缓缓流遍全身，五脏六腑都很妥帖了，好像整个人都要融化。

茶楼主人谢立安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也是大连村的支书。他向我们介绍说，祖上几辈务茶，曾靠煨古茶的品质和经营信誉把茶店开在西安，远销大西北。私有化的取缔，家族经营茶叶的历史也随之中断。几十年中靠在贫瘠的土地种粮食，日子越过越穷，越过越苦。后来，他毅然走出了故土，在煤矿中淘得第一桶金。他没有忘掉贫困中的大连村父老乡亲，把挣来的钱用了发展家乡的茶叶产业。成立了茶叶合作社，带领大家走共同致富之路。

退耕还林，退耕还茶，全村茶园面积由原来的六百多亩，增加到三千亩，人均达到三亩，一跃成为主导的先进模范村。去年全村茶叶总收入七百八十多万元，人均增收七八千元，一百多个贫困户也因茶叶走向脱贫。

品着浓香的新茶，听着他充满激情地讲述，仿佛自己也在享受充实的过程，充满了生活的自信。

在茶山中闲庭信步，似人又似仙。希望听到茶歌，飘来的却是“沙沙”的清泉声。许多的采茶人在茶园中忙碌着，有男有女，却很少有年轻人。他们讲现在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，宁可在城里打工，也不愿在茶山出力。言语中流露几分复杂的无奈，留给我们的便是一些迷茫和思考。

顺着山路向上，不觉来到山间村民厚祥的家。主人见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来到，热情搬出桌椅板凳，招呼我们坐下休息。然后烧水煮茶。

坐在山野的农家院子，鸟瞰起伏涌动的茶山，喝着山泉水冲泡的地道煨古新茶，纯正的香味久久弥漫在口中，心里荡漾起无比赏心的惬意和快感。

六十出头的厚祥是个物快人，早年因腰疾劳伤基本丧失劳动力，生活十分困难。近几年靠着精心呵护几亩茶园逐步摆脱贫困。去年仅卖茶叶收入就达到十几万元。日子好了，钱

也有盈余，现在他已经把家搬到了山下生活方便的地方。这里成了他管护茶园的场所。问到今年的收入，他沉下语气说，比起往年可能要差些，主要是受疫情影响，旅游的少了，茶厂销售渠道也受阻，加上倒春寒的影响，叶子长薄，品质差些，口味也淡。去年鲜叶收购价格每斤八十元，今年只有五十元，不过不愁销路。现在已有六七万元入账，全年茶叶收入十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

厚祥从茶树种植谈到茶园管理，从土壤特征谈到气候影响，又从茶叶经营谈到茶业发展，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其实是人与自然环境的顺应和拼搏关系。一个普通村民的变迁，是大连村以茶兴业、以茶致富的过程，恶劣的环境、艰苦的条件是千年来不变的，而勤劳、坚强、抓住自身优势才是改变命运的根本。

文俊还介绍了李奎奎夫妇经营茶叶的创业事迹，张仁贵种植茶叶脱贫的过程。我们了解到大连村每户人家都有一片茶园，每片茶园都有一段故事，每个故事都承载着艰苦创业的历程。简单的大连村一行，我们细细品味的不仅仅是茶的味道，还有一种人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就是咬定青山，默默耕耘，收获幸福生活。

告别大连村时已是黄昏时分，不断回首中，焕古、大连、茶香，已经深入我们的脑海，可能终生难忘。

观音河镇感怀

黄舟山

观音河镇感怀

我又一次踏歌这神仙居住的地方，大把春光，处处流淌着氤氲的气息。这是县城以北的水源地，这个以神仙命名的古镇，一片片的油菜花，顺着我的眉睫纷纷涨潮，就连青葱的花苞，也靠近了金黄。

这座以神仙命名的古镇，左边一团白云跌下谷底，一簇簇粉蝶下落到右边的辽阔，从前的慢时光，神仙观音的传说，拾恰即是，且十分久远。

让朵朵牡丹写意一些空灵的蓝天白云，用饱满的翡翠浇灌一些肥硕的农历三月，烟波浩渺。春耕繁忙，我们沿着这空谷幽静，登高望远。世事如虚词，隐隐约约，无疑超脱的举起前世今生，这激起了周遭的落红与芳菲，观音的河观音的山，定格成永恒人间的典故，在此高下分明。

这清澈的线条，折射出朵朵的羞涩，掠过几十九道湾和梁，这神仙住的地方，且行且慢且珍惜，我记下这阡陌纵横的桃花源，纵使灵魂和旅途遥相呼应，峰回路转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魏晋风骨，也要看一看这仙境的悠悠情深……

这清澈的线条，折射出朵朵的羞涩，掠过几十九道湾和梁，这神仙住的地方，且行且慢且珍惜，我记下这阡陌纵横的桃花源，纵使灵魂和旅途遥相呼应，峰回路转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魏晋风骨，也要看一看这仙境的悠悠情深……

这清澈的线条，折射出朵朵的羞涩，掠过几十九道湾和梁，这神仙住的地方，且行且慢且珍惜，我记下这阡陌纵横的桃花源，纵使灵魂和旅途遥相呼应，峰回路转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魏晋风骨，也要看一看这仙境的悠悠情深……

这清澈的线条，折射出朵朵的羞涩，掠过几十九道湾和梁，这神仙住的地方，且行且慢且珍惜，我记下这阡陌纵横的桃花源，纵使灵魂和旅途遥相呼应，峰回路转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魏晋风骨，也要看一看这仙境的悠悠情深……

这清澈的线条，折射出朵朵的羞涩，掠过几十九道湾和梁，这神仙住的地方，且行且慢且珍惜，我记下这阡陌纵横的桃花源，纵使灵魂和旅途遥相呼应，峰回路转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魏晋风骨，也要看一看这仙境的悠悠情深……

